⊛法國政治略考（續八）

阮伯卓譯述

〔乙〕第一審衙門

(一)組織法—屬於民事之第一審衙門乃審究屬於普通律之衙門也。質而言之。凡各事務而律中不定明第一審衙門無有審權者。則這衙門有審判之權。

每縣有一第一審衙門。其本衙常設於縣涖。　第一審衙門。有分爲各階級。然此等階級特關係於各審官之餉俸多寡。若夫職權則無高下之分也。

何衙門事務稀少者則只設一課而已。若事務繁冗之衙門。則設爲兩課或多課。在巴黎則分十一課。其間七課審究屬於民事。四課審究屬於懲治案。

何辰衙門內只設一課。則分班以行審究屬於民事及懲治等案。何縣轄無商賣裁判所者。則第一審衙門須別分一班。以審究屬於商買之事。

欲案結之有價値。則第一審衙門須有審判官三人。並須有掌理官一人。及錄事員一人。

第一審衙門之官職有各項如左。

一。設正審官一人。於開庭辰爲之座主。並對各個事務。其間亦多有決議之權。無須各審官之贊助者。（如炤狀決議。臨辰決議。或急審及收認囑書云者。）正審官亦得監督審判衙門內之各個行政事務。

多課之審判衙門。則正審官之下。設一人或數人之副審官。在巴黎城則每課之中。又分股。每股各有股長。　二。設一人或多人之審判官。俾得於開庭辰與正審官或副審官合成一審判衙門並

代理正審官於阻事之辰。這審官須調查屬於民事之各事務。並每年特舉一員。以專掌其分配債款於各債主。何辰有特別監督一個行爲。如監督籍記之事者。則謂之爲特派的審官。且常有敕令舉第一審衙門之審官一人。以預審屬於刑事云者。(參觀下列刑事裁判章)

三設一人或多人之助審官以代理各審官於寂面之辰。於審官或助審官攖病或阻事之辰。不能集合足三人之數。以組成審判衙門者。則擇年深之一辯護士(Avocat)或一狀師。(Avoué)現有面於本衙者充之。

(二)掌理官—每一審判衙門須有一人或多人之官職。謂之爲各掌理官(Magistrats du Ministère Public)以保持其遵守法律。何事當請求者。則掌理官有請求之權。若當事人無有向衙請求之資格(如未成丁之幼小有夫之婦及被剝奪公權之人者)則掌理官可行干涉以保護其人之權利。曾多次掌理官亦有決議之權者。如罷除親權或改正生死嫁娶證書者。下章敍及刑事。吾儕另敍述掌理官代表社會之關重職務。有請懲治重罪及輕罪之權。若掌理官對於各治安裁判官。辯護士狀師承發吏及掌公文掌關價者皆有權得以監督之。　在第一審衙門則有正掌理官。又有各副掌理官。以臨辰代理正掌理官之權。各助審官亦有代理正副掌理官之權。何審判衙門只有一掌理官者。則可舉別衙門之助審官充爲這衙門之副掌理官。　綜一衙門之各掌理官則謂之爲掌理局(Parquet)世人常名之爲「立審官」(Magistrats debout)其他各審判官。世人名之爲坐審官。(Magistrats Assis)蓋由各掌理官常立而聽訟也。

(三)各審官之資格。―第一審審官。須有律科舉人文憑。並須從事於辯護士之文牘房。達二年期限者。治安裁判官則僅有律科舉人文憑。即可充任此職。然在職後二年。亦可特格補任第一審審官又各狀師既任職十年。可以充任審官之職。雖無律科舉人文憑。亦可特格補用。

此乃炤隨一八零十年四月二十日法律之體式也。據一九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之敕令。復設一試格以考取助審之人才。然凡屬司法衙門之各官吏及辯護士狀師錄事既供職十年者。並各舊審官者。則可直接補用。無須考試。　審官之陞秩則須先列名於陞秩表。這表由上審院之官職及司法部之各廳長。每年集成一委員會擬定之。

審官之年紀則座主須年達二十七歲以上。正審官附審官及正掌理官須二十五歲以上。副掌理官須年達二十二歲以上。　各審官皆由司法總長咨呈於總統以敕令補任之。

凡有審判權之各審官。如座主官副座官正審官附審官。則長官不得自便降革或遷補。律中已定此等官職。即為不易之官職。蓋不得自由罷役。俾審官有獨立之體格。得憑公理上以行審判也。然於干犯重罪之辰。則須由上審院為高等會議。而審究各審官之犯罪者。司法總長得炤上審院之意見而施行轉易。各審官之權。於審官有殘疾之辰。則司法總長亦得炤上審院之意見而勒令歸休。上審院又有權得懲治屬於官紀之罪及剝奪公權者。

反之。則凡在職之各掌理官。欲轉易或革職。須以敕令行之。　司法總長。對於各審官。皆有監督之權。於罣誤辰。亦得譴責之。　官服則於開庭辰。各審官須著黑衣。領用帛。戴黑冕。緣白線。正審官及正掌理官兩線。其他各官一線而已。於慶禮辰則加以一帶。(在巴黎及Orléans轄則用黑帶他各處用藍帶)在巴黎城於慶會日。正審官及正掌理官常著赤色之官服。〔未完〕

◉文化與人類

(一) 文化之藝術的意義

文化者。人類所作爲最偉大之藝術也。亦最高尙之藝術也。此非由於一部分之人特別之要求而作爲。乃由全人類普遍之要求而創造之。以貽諸千祀萬禩者也。且其爲藝術也。非祇供吾等之賞鑑。亦非祇悅其抽象的客觀之美。寔全人類表現其全生命。使之爲具體化。以於其創造之中見出人類之全生活者也。故文化之創造。決非一辰之事。乃永使吾等殫精竭慮。不敢稍忽。因此而吾等之全生命。常成長發展。至於具體化所生之藝術也。由此而論。吾等之文化。寔可謂最永久最普遍全人類所制造之藝術也已。人類本爲藝術的動物。質言之。則人類生而卽具藝術者也。第一。彼之身體。卽融合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爲一。而常發展與創造。其身體中原有神秘而莊嚴之藝術矣。從而人類所有之勞作。音聲言語。容貌舉動。以及思考冥想等。何一而非自然之藝術乎。彼所不能分割之神秘的生命。於是乎有全表現。彼所不能斷絕之繼續的生命。於是乎有全具體化。人類祇因其全表現而能獲永遠之滿足。又祇因其全具體化而能保永遠之發展。本來人類之全生活。悉爲藝術的。乃得見其生而卽有藝術。否則以爲祇因見爲藝術。故得理解生活與文化之眞意味(卽恆久的創造的意味)焉爾。　所謂人類爲藝術的動物者。頗有重要之根本意義。抑較諸目爲宗教的動物更有根本上創造的意義。蓋因一切現象。一切意義之於人類生活。惟以人類爲藝術的動物。故得理解之。或創造之耳。例如人類之生活。至爲繁賾。有呼之爲政治的動物者。有呼之爲道德的動物者。又有呼之爲哲學的動物者。此等意義。在根本上。祇由豫想爲藝術的動物。始被理解耳。又人類

生活以至組成文化種種之意義。例如云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理想與現在。當爲與存在。自由與必然。價值與事實等。一切意義。惟以人類本爲偉大之藝術家。故視其生活中有生藝術。眞理解乃可得也。蓋以如斯一切意義。全的一統之。又具體的融合之。藝術之外無復他求。易言之。即惟眞藝術。始能展開於外。復統一於內也。吾等之生活中。能合一理想與現實。融合價值與事實者。亦惟藝術耳。於是藝術之眞意義。惟以理想與現實創造的合一之。以事實與價值發展的融合之而存在耳。於此有神祕之相。爲有象徵之意義焉。

此所謂人類爲藝術的動物者。並非頹廢的之意。一若惟沉溺或愛悅特別之美者也。又所謂生活以及文化有生藝術者。又非祇謂對於美的愛悅之一種材料也。惟吾等之生命。全一的創造的。又持續的在於其中。成長展開。於是覺有人生之歡樂。始得有生藝術也。從而文化中有藝術。至少有二種意義。一則文化爲自發的創造的永遠發展而不已。一則有一切意義創造之根源同辰又融合之也。

由此二種之藝術的意義。而吾等文化。始有眞內面的創造。眞創造的快樂。於是得有躍進之元氣。而永不萎縮。永不退轉矣。若吾等文化而失此藝術的意義。則忽化爲苦寒荒涼之砂漠。光明與新鮮。一變而爲黑暗與落寞。歡喜與自由。一變而爲悲哀與屈服。全的生命。忽至於消蹤滅影。而生分割與溝渠。又生對立與背反。持續的發展。忽熄而祇存一律之並存與靜止而已。斯吾等之文化。畢竟不得不消滅矣。然而本來具有創造的藝術的之人類。果得生存於砂漠之中乎。人類之生存。既在藝術的以上。是則祇在於偉大之藝術中。乃得生存耳。斯人類之生活及文化。僅爲所生永遠之藝術。得保其本來之意義與惟一之生命者。不待言矣。

(二) 文化之藝術的發展

所謂人類之文化具生藝術一語。吾等於此所最當注意者。其內面的發展是也。即文化之永久的發展在吾等之生活最爲重要之意義。若以文化爲有眞藝術。則文化之發展。不僅進步與改造而不可不爲自發的創造的發展也。易言以明之。即藝術的發展也。此所謂藝術的發展在吾等之文化。有易於理解或易於觀察忽略之過程。如培格森所言人類常以文化爲對象而從外部觀察之。或以爲理解之對象。而有功利的習慣分割的觀察之故也。然所謂藝術的發展在文化之內部。全一的且持續的發展。與其謂之發展。寧謂之創造的動作爲適當。易言之。即不能因其所謂改造所謂進步之功利的要求。或因其所謂目標所謂理想之理解的要求而把捉之也。

此可謂理解者。祇在文化之內部。能把捉吾等生活之全體。吾等要求之全部。吾等必然的動向之如寔相耳。從而所謂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者。即爲吾等全生命之創造的發展。而與其謂之理解。寧謂之當體驗玩味者。與其謂之因理想而改造。寧謂之生命自身之自發的創造者。於是其方向非依經驗傳統功利的要求而決定。寧依於吾等全生命必然的動向而決定之也。

由藝術的觀文化之發展。辰得指摘對於文化種種外部的觀察之褊狹。同時文化上重要現象之神祕的意義。想又易於理解。今假定以某種觀察而論。辰則如此之發展。祇能由內面的或立體的觀察文化而有所理解。若由外部的或平面的觀察。辰決不得理解也。如余上所云。或由於外部的經驗。爲功利的要求之對象。或由於理性之要求。爲分割的理解之對象。以之處理文化。皆可稱爲平面的觀察。此種觀察。因蔑視文化之創造的意義或象徵的意義。故理解其內部之藝術的發展。

有所不能。蓋欲理解之。不可不以立體觀文化耳。所謂文化之立體的觀察者。在於超出以上所言外部的分割的平面的觀察之意。從而在此本有之意義。全的繼續的創造之動向。謂之象徵的觀察。不知其是否適當耳。如上所屢言。眞藝術者。以吾等生活中理想與寔現。及價値與事寔。全一與融合。而於是繼續的生命之如寔相。有具體的象徵。故與文化之平面的觀察所不兩立之象徵。而僅由其立體的觀察得把捉之。此所謂立體的觀察者。卽於文化之創造的生命與如寔。不可不曰有全體融合之象徵的觀察。於是文化之藝術的發展。不待言祇由如此象徵的觀察而得理解耳。人或謂象徵無發展。故將否定文化之藝術的發展乎。亦不可知。然想此說。畢竟非拘泥象徵客觀的意義之議論。抑象徵之概念。卽以具體的客觀化之藝術。於靜止之中。表出其全一相是也。又在理想與現在。價値與事實。渾一的融合之意。可言無何等發展之餘地。亦不可知。然知象徵之爲體驗的事實者。考爲於此發展。亦並非有何不思議。但其發展。不可不稱爲理想與現實之連接。或價値與事實之接近的關係者。固不待言。然生命之自身本來。若祇解爲自發的創造的展開而成立。則生命之全的如實的所表現之象徵。有自發自展的動向。可謂當然也。如此之動向。不能謂之理想之實現。或客觀價値之具體化。甚明。然因之而以此動向。見爲生命之自展創造的發展。想亦無甚不合理之處。抑從體驗之性質言之。則吾等之文化。祇限於生命之自發展創造的。所發展之直接表現耳。惟有象徵之意義。故謂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者。卽謂指象徵之必然的動向者。亦宜。如此之動向。勿論無一定之客觀的方向。如吾等所能規定者。但於其自身之內。不可不見爲具有永遠之根本方向。可以自律的展開。否則所謂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者。將全無意義矣。余於此益信爲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者。乃人類永遠展開之自發的方向也。

〔三〕藝術的發展與文化之方向。

因生活眞摯之自覺與強烈之要求。努力欲將文化一切現象。統一之於自我。或以生活爲中心。而聯結一切之現象。歐洲大戰以前吾思想界中。確有如此者。勿論歐洲之思想界。在大戰以前。有如此所云自覺與要求爲一般之空氣。即在日本欲努力將政治宗教藝術其他所有文化現象。與人類之具體的生活直接結合者。想亦發生於大戰前數年內。在於當時。或有謂生活即政治。政治即生活者。又有謂生活即宗教。宗教即生活者。又有謂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者。其說頗盛。斯皆欲以生活爲中心而統一所有文化現象者也。

今翻而考此自覺。雖對於吾等之生活。充實感之要求。極爲強烈。毫無疑地。然想其對於生活發展性之要求。非缺銳敏與纖細乎。質言之。即當時對於生活之要求。祇有充實感。至於其可以實現之創造的發展感。殆極爲疏忽。其結果包含一切現象於生活之內部。而努力所謂「生活之充實」。其所充實。即以爲「眞實之生活」矣。勿論今猶如是觀當時之生活。全貧弱無內容。離一切之物而孤立者。若一言及生活。即似謂無政治則無藝術。無哲學則無宗教。此等文化現象。不僅與吾等生活。殆無關係。即在現象自身。亦無何等之統一。斯文化陷於支離滅裂之狀態矣。從而生活之大空虛。伏有猛烈之饑渴者。事實也。其結果將不問其爲藝術也。宗教也。哲學也。政治也。悉囊括無遺。一舉而使解其饑渴者。想爲必然難免之路徑耳。

經此必然之徑路。辰果獲得生活之充實乎。果得飽和之眞實味乎。是誠疑問也。吾等得飽滿之眞味。辰不可無充分之健康與咀嚼。若非健康。即不能充分消化。不消化即起食傷矣。與此相類者。悉

取入政治宗教藝術等於生活之內部。是誠善矣。然無同化於生命之創造的健康。則其生活決不得充實。然則吾等之生活有統一所有文化現象之創造的健康乎。易言之。卽結合政治宗教藝術等於生活。生活同辰更有創造力融合之發展之乎。此一疑問也。蓋以生活爲中心統一所有文化現象。生活之內容雖富。而祇爲靜的。不能見出生活之動的發展。故也。且生活有發展性。又有創造性。所有文化現象。僅因之而得創造與內面的融合耳。然外部之政治外部之藝術外部之宗教等本與生活分離。一旦雖取之而與生活結合。但蔑視生活之創造性發展性者。仍不得有何充實與統一。於是生活以及文化之藝術的發展。不得不重視之矣。卽文化之藝術的發展。生活自身具有創造的動向。而此由於人類之藝術的本性者。勿論。惟吾等生活。由其內面的發展。始能創造無限之內容。又能保其永久的展開。從而所謂生活之充實。非靜的而爲動的。非單從外部求之。而由內部自發的展開。不當曰政治卽生活宗教卽生活藝術卽生活。而當曰生活卽政治生活卽宗教生活卽藝術也。若更論其內面。吾等在現實之生活。所爲問題者。理想與現實之融合。自由與必然之調和。價値與事實之合一等。悉與生活相聯。由內部展開而來。此創造的統一與自發的展開者。祇因生活之必然的持續的動向而能之。故藝術的發展之最重要意義。卽在於是矣。質言之。祇因藝術的發展。而表示文化之象徵的意義。爲全的而且動的。又指示人類以根本方向也。

〔四〕藝術之發展與自由

如以上所云。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者。表示文化之永久的根本方向。兼表示其無限之內容。爲體驗的。又爲具體的。在此意義。頗爲重要。故余猶欲就其內面之意義。不可不有所闡明。前云吾等之文

化。離其藝術的發展而欲把捉眞意義及生命。甚爲難事。故藝術之全的發展。不可不卽爲眞文化。此藝術的發展。不待言而有自發的創造性。凡文化之一切現象以至一切意義一切價值。悉爲自發的展開。故今雖以爲不必尋繹其內容。然闡明其發展方向之意義者。竊以爲於體會發展之上。極有重要者也。

勿論於此雖言發展之方向。但藝術的發展。若在其自身而爲全的方面者。則其方向的意義。不可不仍爲發展之寔質的意義矣。想此發展之寔質的意義與內容自當有別。但其內容。由此寔質的意義而作基礎。故仍得見爲內容之統一的方向。然則藝術發展之寔質意義者何耶。余想不得不以之爲自由也。　凡吾等言語中。如曰自由者。確無藝術之意。其寔際能以吾等之體驗全的動的盡行表現之者。不得在於自由之外。自由一語。在吾等所用言語之內。最神祕的最藝術的而又最象徵的也。自由之爲言辭。具有某種意義。而又能表其意義之寔質。某文化主義者曰。『自由爲一概念』。然自由尙不得成立爲概念。蓋寔質的而又象徵的也。象徵之表示藝術的意義爲靜的。自由之表示藝術的意義爲動的。在此意味。象徵得曰概念。而自由全不得爲概念也。

如曰價值。曰當爲。曰意味。固可爲規範觀念。但其爲概念也。　僅有其自身之意義耳。若以自由爲一概念。而與「必然」之概念對立。辰卽失其自身之意義矣。易言之。自由本有持續的全的之意義而不許其分割對立。故若以自由爲單純之意義。而至於概念化。則自由之眞諦。卽已消滅矣。自由者。僅爲自由而有義意耳。由是而言。自由一言非哲學的。而爲藝術的也。寔際吾等之生活。祇因生活自身貫澈自由。始得爲成偉大之藝術。若生活而無自由也。則亦殊尠意味。假如物理的或功利

的理想的價値的等意義侵入之辰。即失其爲藝術之意義。故以實質的言之。吾等之生活中或曰藝術。或曰自由。全得視爲同義。而兩者絕對不許分割而論也。全因有自由。始有藝術。藝術不與何事對立。亦不爲何等意義拘束。必爲全然自由者。猶如吾等之談話行動游戲等。不因何種特別之意義或目的而受拘束。全由其自身之必然的要求而爲全的表現。無一非藝術也。假如有一現象。因征服或憎惡之要求而起者。「例如悲慘之戰事」若能全然取去其心理的功利的等意義與目的。依然爲一藝術。常相輝映。此即悟觀察之自由。普通所云客觀的藝術。即成立於此自由之上者也。凡眞藝術。皆成立於行動之自由。易言之。即自由成立於其自身自由之上。若由此自由而分離其創造之成果。「包含一切現象」則其成果縱有藝術上價値。必全失其藝術的生命。此無他。自由被分割故耳。例如於此有偉大之藝術家。爲必其行動態度。有全自由。始有眞藝術家之價値。古來天才藝術家。皆由神靈而創造。所謂神靈者。不受何者拘束。凡種種意義目的。全然不能侵入。具有全自由者。若棄其本來之自由。祗由社會的目的。若利慾。若美名。若位置等。而創造。辰則其成果。雖有藝術上價値。殆全失其藝術的生命。是即爲藝術家者。放棄最重要之自由所得之結果也。從來論藝術家者。恆曰是爲放縱不羈之生活者也。是爲自由奔放之行動者也。是傲慢不遜者也。此即彼等重自由之結果。自由即彼等之生命。特彼等之創作。辰以自由爲神聖不可侵犯。所謂藝術者。不過此自由之具體的表現而已。從而自由者。決不能視爲藝術家之手段與條件。祗能視爲惟一之生命。最充實之藝術而已矣。

〔五〕自由永遠之流通

自由之當重者。不獨藝術家爲然。本來具有藝術之人類。無不欲爲自由之生活者。易言之。卽一切人類。皆欲以其一己之生活全體。爲藝術化。祇在此藝術化。一端。乃得求惟一之生命。與全的滿足耳。蓋人類常因經驗習慣傳說等種種拘束。而剝奪其自由。惟在生活全體之藝術化。乃能以其本有之自由。盡行表現。故人類之能表出其自由者。必以生活之藝術化。爲其根本基礎恆久的要求與滿足。於是融合焉。創造的理想與現實。於是接觸焉。無限價値與無限事實。於是聯結焉。且又恆久與刹那。於是進行不息永無間斷焉。

吾等常爲食所苦。因種種之關係與繫累而受束縛。又因外部之暴力與權威而受脅迫。雖此爲自已可憐之生活。而所謂政治如何。經濟如何。宗教如何。教育如何。人之云者亦云。於是自已之生活。益陷於支離滅裂而失其自由矣。然有辰吾等不爲何者所囿。亦不爲何事所拘泥。亦不爲何等所束縛。意識中殆復歸於絕不有何自覺之狀態。想在此狀態辰。一見如甚空虛。而湛然漠然。斯無限之自由與滿足。彌漫充塞矣。

所謂普遍之拘泥者。吾等生活中到處有部分的發現。比較的爲全體而強烈流露者。殆在戀愛與宗教的愛「卽對於人類與自然之同情」之辰。想無論何人。皆有戀愛之經驗。在於斯辰。普遍之拘泥。極爲猛烈。又極爲純一。雖何等顧慮。何等問題。何等關係。舉不能牽掣之。拘束之。惟以純一之拘泥而解決一切之問題。於是有無限之飛躍與流通。其拘泥愈純一。其飛躍與流通亦愈爲擴大。蓋卽全一之自由強烈流露故也。自由之所有。雖何物不能阻止之。自由非蔑視一切之問題及其阻

礙者。惟能突破之。又能同辰融合之於內面。從而戀愛其純一之自由。吾等一舉手一投足。使生活全體。悉清靜化。藝術化。即其戀愛生活。在生活者自身同辰有藝術焉。有宗教焉。有道德焉。有政治焉。有經濟焉。斯戀愛之自由。能以一切生活實質悉融合而全體化矣。對於人類或自然之宗教的愛。亦與之相同。為純一且普遍之自由表現。而其自由與愛。殆至於醇化。從而於此絕無拘泥。繫念。拘束。脅迫等情。恰如汪洋大海。盪滌所有而淨化之也。於此想有偉大之藝術焉。華爾德評基督之生活曰「有偉大之藝術」者。其意殆謂基督自身之純一自由能發露之而無遺耳。從而愛者不可不為自由之普遍的表現。斯愛與自由二者。有不可須臾離者。惟在於愛與自由。眞藝術始能成立而已。　凡表現自由之藝術的發展。不得有何等之阻止。即因自由有永遠之活躍與流通。自由之所流所進所伸展。應無何等之障礙。然而吾等生活辰辰感阻滯者。全由離開自由故也。易言之。即拘泥果種特別之現象。囿於某種特別之問題故也。斯吾等之生活。陷於非藝術的。欲突破此阻滯。不可不賴生活之藝術的發展耳。

〔六〕藝術的發展與文化問題

由以上之說明。則文化之藝術的發展。其意如何。及其內面實質之自由。果為何物。想已略能領會矣。又在自由流露無遺具有偉大藝術之意。而文化即藝術。實橫於人類生活中。普遍之眞相也。從而其藝術的發展有文化之根本方向。有人類之躍進徑路。想亦得大體之理解矣。此所云文化之藝術的觀察。及發展的觀察。若如從來所有思想及主義。由平面的觀察。外部的或分割的處理文化。而不能得其理解者。固不待言。不可不於內面的或立體的。以觀文化。斯乃對於文化之藝術的

發展得理解之促進之矣。然則吾等處理現代之問題。果在於如以上所述發展的立體的之立場乎。或不在於蔑視其發展平面的觀察之立場乎。擬簡單述之且信爲由此而於所謂困難之文化問題與以新解決之方向也。

如前所言因文化有眞藝術有自由之永久的發展。故雖有何事。不得有所謂困難所謂停滯者。然吾等今確聞有曰思想界困難與種種之文化問題停滯者。雖爲不可思議之事。而察其實際。又似事寔。此必有何等之原因在焉。余想至少非由於觀察之缺陷。其原因潛伏歟。易言之。則文化之平面觀察爲停滯之主要原因。蓋此觀察本來非所謂發展與自由者。縱令許爲發展與自由。亦係假定而非事寔也。

從而觀察之自身。已有靜止的固定的大「停止」在其背後設或一面仍假定自由與發展。於是以靜止與發展分離而觀之。可信爲靜止依然向發展而動。但其漸接近也。幻想的假定之發展。已全消滅。祇有本來之靜止暴露而留遺。於是始覺有所謂停滯者。然非一感停滯而一切進行遂止於斯。惟不過覺悟在於自已背後之大「停止」而已。易言之。思想界與文化問題。今一切皆無困難而覺入於本來「停止」之中。恰如與騎竹馬之兒童想像竹馬自動其體而進行其寔竹馬一步不動也。平面的觀察從「外部觀文化之物質的觀察與分割而觀之概念的觀察」者。如以上所云之靜止的觀察也。即寔際之進行發展者。一固定而觀。則本來即停滯矣。無論何處。反其自身而觀。皆有靜止觸於目中。惟因其靜止突然而來。故遂覺困難耳。平面的觀察最初以誇張之希望與吾等立由外部觀察文化。即分析之綜合之而思發見何種新物。或建設何者偉大之物。然一無發見。一無建設。以困難終。或偶一發見。偶一建設。仍以停滯而終。此即觀察自身本來之缺陷。於此表現矣。

平面的觀察不寄與何事。亦不創造何物。到底不得理解文化之眞相。即不得理解藝術的發展。蓋

文化決非爲平面的故也。吾等默察歐戰之結果。得若干可驚可異之事。如曰二大帝國之潰滅。又如曰勞動問題之風靡一辰。又如曰過激思想之世界的信仰。孰非基礎於文化之藝術的發展而擴充之乎。特余所尤驚異不置者。意大利詩人鄧曲之行動是也。

余雖不知鄧曲何事。亦無判斷鄧曲行動之資格。然而僅一文豪之鄧曲。竟敢爲反對世界輿論之行動。想其一種信念與熱情。使採此行動。且堅持繼續之者。寔較諸任何之事。足以神祕與驚異也。如鄧曲之行動。眞能體現藝術的發展。而展長自由之自由者。如若靜止於平面的觀察之立場者。到底有不能理解之事。寔彼自由之飛躍。自偉大之藝術園飛出。蕩進於社會之上。眞覺不能把捉其絲毫也。　要之。近人感勞動問題困難者。乃由觀察之中。遺其根本生命之藝術的發展。單拘於其平面的物質故也。自前年迄今。議論勞動問題者。紛紛惜無論及其內部之藝術的發展者。余去年之末。闡明勞動問題之內面的義意。而注意於三事。(一)自由要求之問題。(二)文化創造之問題。(三)人類一般之問題是也。由此立場而立體的觀察。辰能把住其藝術的發展。於如寔決不得曰困難。如上所述。藝術的發展。同辰有方向。有寔質。非關於單一之內容。於此有永恆的自由焉。然爲平面的觀察者。取所謂勞録也。組合也。財產也。混爲一內容而拘泥之。遂覺困難迭出。其寔僅解決之目標耳。所謂解決之目標者。有「停止」之意。由此點論。雖最近欲統一思想界之文化主義。依然不可不曰有平面的觀察。其所標榜之爲文化價值者。寔有大「停止」。有限界。不過比於前所言之「停止」範圍稍廣而已。標榜此物者。欲把住文化之藝術的發展。不能也。要之。藝術的發展。必由立體的努力體驗永遠之自由。表現其眞相。無隱無遺。乃能把住之也。文化之藝術化。人類之方向。悉在於此矣。

本篇由某華報錄出

歐學行程記（續五）

義園阮文桃撰

近日磋城之甥滅萌邑。(Saint Germain) 有一最大宮殿。樓臺壯麗。工築最古。爲前王居住之所。這殿分爲二層。廣漠光潔。中有博物院。藏貯國中古代諸器物。多屬精美玩目。殿之外有小林草木葱鬱。清凉花卉艷麗。夏天巴黎人常抵處乘凉。這殿乃耶蘇囘囘二教派於西一千五百七十年所記和約之處也。

西八月初一日正値着假期。僕等隨屬地場教師遍往遊觀法國西北邊諸城。江山到處風景宜人。足以廣見聞增智腦。謹略述于後。

初一日抵遊安城 (Rouen) 即奴芝棱處之舊首府。而蓮江下 (Seine-Inférieure) 之省莅也。隔巴黎城一百四十箕臚蔑、這係古城、樓臺最多。工築最古。有一禮拜堂。建自中古辰。雕刻之美。不可形容。上爲一最尖花表。用鉄製之。高爲全城之冠。堂之右。有一審判廳。其中之屋壁。均飭以黃金色。輝煌奪目。堂之前面。則門扉雕刻精美。城之南爲蓮江津。有一鉄線橋。自此岸達於彼岸。橋之兩邊。豎二大鉄柱。上橫一鉄架。爲電車電線之用。江岸各棧貯積本城之物產貨項甚多。有多數艘船、漕運以達於各處及海口。城中有閻鐸夫人 (Jeanne D'arc) 銅像。所以紀念法之英雌。於國家有大勳勞也。夫人生於十五世紀。憤英人之貪暴。以巾幗女流。隻身禦敵。戰勝英軍。收囘故土。後英人目以反逆之罪。焚之于遊安城之舊市。故土人因其地立像紀念之。因偶感云「隻手沙場立戰功。誰知巾幗亦英雄。遊安銅像今猶在。多少鬚眉屈下風。」僕等因往觀電氣機廠。又觀遊安織布廠。廠主引觀製布法。用綿爲之。這綿買於各洲。第一是美洲。斐洲。買囘置之一大鉛管。電氣驅之。徐徐移到淘汰鍋

以去其舊染之汙。而復其潔靜之原質。後又入掃滌機器。使之全質精白。然後入紡績機。自入此機後。這綿遂紡成線。片片尖長。用此線將入機杼。織爲布。謂之遊安布。最著名於法國。廠中有一樂館以爲織工暇辰解智怡情之所。又有一學場。廠主設之。以教工人之子弟。使其父母得安心工作。而無內顧之憂。要而言之。則遊安乃是法國之一古城。樓臺美麗。商賈繁盛。詢爲各省城庯之表表者。

初三日僕等抵遊安津次。乘舟往何擕余城、(Le Hâvre) 舟中左右以望。見蓮江兩岸。處處山陵丘峽、爭擁船頭。奇山秀水。風景無邊。草木青蒼。樓臺峻峭。江之下有漁子。山之邊有牧童。天然畫幅。收入雙眸。勝似天台桃源。光景、因口占云「兩岸青山擁客船。漁歌牧笛與飄然、樓臺倒影連天碧。人訝蓬萊謫降仙。」 至晚四點。到盧何擕余海口。隔遊安城八十九千西尺。這海口在法國之北。極英吉利之海峽也。道路光蕩、商店參差、車馬喧鬧。庯中督理座甚大。商爲大公園。花草艷麗、崇樓傑閣。環繞於四周、海岸屋舍連絡、舟船輳集。前有一大阜。阜上有炤海燈。燈影瑩徹、光遠而自他有耀阜之下有一大歌舘。入夜遊人於此唱歌行樂。指不勝屈。此處海氣清涼。足助閒健之幸福。庯中有一大市。商賈則有皮革穀麥絨布西糖咖啡綿纜。爲出口之大宗。這埠係是新設。故樓臺之美。人民之衆、大不及遊安城。然爲法國往北美海船所必由之處。倘一番增修而廣大之。不久亦爲法國之一大商埠、住此二日。僕等因由海道之亢城。(Caen) 亢城乃干吧咄處(Calvagos)之首府。隔巴黎二百三十九箕盧。茂民數約四萬七千餘人。亢係是法國之一古城、城中有翰林局。又有審判廳。多有最古之樓臺院塔。如甥犀瓆教堂。(Eglise de Sainte-Etienne)築自十四世紀辰代。堂前有大門。規制最古。有一大塔。上列諸兒童像、這塔之設。所以紀念前時本處之兒童禦城而死於敵人之手者也。一

碑風雨。萬古忠肝。觀此可知法國之人民。自童幼辰已具有一片愛國之熱誠。嗚呼。椒雖小而味辛。可畏哉。後生正不得鄙其乳臭而忘此中萬不可幾及之大志氣也。因偶占云「衝霜冒雪擁孤城。慷慨雄風畏後生。許國精忠懸日月。殘碑萬古壽芳名。」

此處多產良馬。最著名於歐洲。僕等往觀養馬所。見槽中所養之馬。均高大肥美。耳尖足小。多出於英種。前有試馬場。因值禮拜日。士人牽入場中。爭相騎御。彭彭然追奔電逐遺風。縱聘馳驚。忽若影靡。這等良馬。一番閑之維則。均發售於國家及外國。其價甚昂。有值西錢一萬佛郎者。故養馬一事。爲奴芒㙇 (Normandie) 處致富之原因云。住此一禮拜。僕等遂搭火車往擦逋 (Charbourg) 城。擦逋城爲北邊海岸之突出孤埠。而其海口之廣。又足以庇護外來之輪船。海岸平坦。水色清淺。夏天薄暮。男女羣來洗浴津頭。有拿坡崙騎馬像。右手持劍。指築城之處。這城係新設在姑增星地 (Cotentin) 地嘴之北㙇曰 (Dives) 之江口埠。前有三大礮臺。以衞城。城之左邊有大武庫。乃法國中三大武庫之一也。僕等入庫以觀。見庫前海岸。具有各項戰艦。如鐵甲艦。魚雷艇。潛行艇。巡洋艦。岸上有無數鎗砲。羅列於庫前。庫中藏貯兵器砲彈。干戈槊戟刀劍。及拿坡崙從征之兵器。崇墉比櫛。以億兆計。出庫後。又登鐵甲艦以觀。則見艦中所藏兵器最多。船之四周均設六大砲。其彈子重至五千西斤。船身包以堅厚鐵。厚至三寸。蓋由擦逋城係是法國五兵埠之一。故武備最嚴。有潛水衣服中有通氣處。水手人服之潛入水底。以浚海。自能呼吸喘息於衣之氣管中。如此可久住水下。庯中有大公園。栽植外國之花卉草木。均諳服氣候。其產熱帶之草木。則藏入密鏡室中。使之常保溫和之氣。 日暮風清。僕等乘小船遊於津頭。以觀英吉利新抵之大舟。這舟名烏廉壁 (Olimpie) 實

球之第一大舟也。長二百六十八西尺。闊三十西尺。上有四大通烟管。可容載七百兆西斤。望之巍巍然如高樓傑閣。　翌早僕等往乘涼于擦逋山嶺。山在城之右邊。上爲一大砲臺。以捍衛全城。這山高一百十二西尺。蒼苔白石。草木淸涼。下爲一花園。紅紫繽紛。錦繡鋪陳。光景可愛。山上四顧縱觀。則見擦逋全城地形如一守禦兵立在北境。以衛法國。這埠險要且美觀。爲外國之所愛。故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堅諸水道公司。每擇爲停舟之所。　住此二日。僕等遂搭火車往觀甥眉蓮邱。(Mont saint michel)這邱在北海沙岸之上。每至水潮汛入之辰。則四周皆水。中突然爲一孤峯。峯上有一大殿。層樓上出重霄。飛閣下臨無地。草木蔚茂。山高水淸。天然奇景。楮墨不能形容。法人每稱爲北邊之第一名勝。這殿起築自十三世紀中。爲一大房。乃前朝魯意王第十五所用以爲國家之獄室也。至今爲一古臺。又有博物院。中多藏古辰諸器物。夏天本處人及外國人遊覽於其處者。衣裳楚楚。車馬繽紛。巉巖登虬龍。乘涼于山上。莫不各有不厭看之想。因口占云「屹屹層臺倚碧空。遊人忽在白雲中。登高眼界無窮著。收盡江山千萬重」。　遊觀日久。行程勞攘。僕等遂到近海岸之甥擦榮邑(Saint-Servan)以爲休息之所。住此十五日。因遍觀本處及鄰旁城邑之風景。甥擦榮亦係一小埠頭。在陵江(La Rance)之下流。海口爲魚雷艇常停泊之處。這處邑小人稀。家居不甚美麗。但地居海津。得海氣之淸和。添閒健之幸福。海岸平靜而水淺。宜於洗浴。城中男婦老幼。旦暮浴於海瀕者。不可勝數。土人多賣浴衣及置浴室。以備遊人之海浴者。僕等亦從土俗買浴衣。每數日輒一出浴於津頭。既浴之後。倍覺氣安體舒。神怡心曠。乃知海水之有關於攝生非淺鮮。近海諸處人多取螺蚌蛤諸甲殼飭器物發售。望之玩目。邀利甚多。

[未完]

改良鄉俗簿（續前期）

平陸縣知縣黃有敦撰

★公役　凡社內公役不拘大小。均由會同座管顧。仍須選舉會同中諸員各專督一事。其正會同主員專掌社內公需公消與檢顧議論諸公事。及各簿籍。守櫃員專掌社內公櫃銀及支收。書記員專掌編記出入收支銀數。及社內各簿籍。先次紙專辦開報籌擬諸公務。里長與會同員一人專辦丁田稅例。及生死嫁娶簿。副里社巡或鄉長張巡專主巡防與各議員會合報告承辦社內諸公役。其議員一人專督衛生勘刷各家屋及道路池井。報告社內諸人洒掃槃潔。存社內諸公路。交由各村長多撥社內窮丁輪次刊削洒掃。倘何不遵。捉劵一毛納入公櫃。存議員一人專督堤塘株橫諸事。一人專督祭祀諸事。每一人專督一事。俾有專責。倘有何事何人專督這事檢顧如何。要宜呈與會同座擬辦。存費損于會同座摘取公銀支辦。

★補搜稅　補收搜稅。係由里長領牌紙回呈與會同座定日會補。其會補日里長通報會同座及全民上下。炤紙牌內丁搜田土市渡稅銀均補。並許里長全年五十元。以充住來承辦公務之需。其何項數于全民炤丁田數均補立成牌補呈官。並粘揭全民週知。其趨收日期。里長及主丁田務議員一人。要宜先揭七個日。俾人民週知届期社內丁田戶各將稅銀由里長投納充數。其取里長編來爲憑。倘到納稅日里長已揭知何係不肯納。里長卽計不納稅人之姓名。呈與會同座摘取公銀或他貸充納。以清公課。存這欠銀數會同炤銀數于每日每元取息三仙。何人不受。呈官標取家居田地。並乞炤律擬處。存這收回之銀數干均留置公櫃

★著生死嫁娶簿　生死嫁娶簿交專督之議員及里長編記。每月朔望等日將這生死嫁娶簿呈與會同。何人生死或嫁娶。宜著入簿。何人隱漏不開。會同座捉劵一毛納入公櫃。若故意不開。另呈官擬處

★保里長副里　里長副里協與會同座籌擬全民各公役。何人承辦滿例六年。或過六年。辭役。其位次坐與耆目項。倘被革或罷。不得預入耆目。存保舉遵如國家例定。倘何辰承飭缺出後三日。會同座通報人民何人情願。呈會同座詳知。係保擧計自保日至領憑日耆目往來開報費損于其情願人所受。仍每人定飯費每日三毛爲限。及領憑後宜炤例折納犒望。存如社巡鄉長長店係社內私保。仍須有保單。亦應納犒望例。至如請民會保及諸人投票。從前例有設席置洒。玆擬大社里長折取三十元。副里摘取銀十五元。中社里長折取二十元。副里折取十元。小社里長折取十元。副里折取五元。納入公櫃。

★保先次紙耆目　先次紙耆目乃鄉中之標表。籌擬處置管顧社中諸公役。凡何員人係是科目職色回休。或舊正副總舊正副里承辦滿例六年辭役者。方得選舉爲先次紙。仍須保科目職色及舊總里等項。一人爲先紙。一人爲次紙。記結字紙承行公務。存如正副里何係承辦滿例六年或過六年辭役。得預耆目項。何係有會同座耆目者。方得參預官事。存如他項耆目不有預入會同座者不得。倘何人違此例者。全民捉劵一元充入公櫃並呈官究擬。

★修理堤路棣橫　凡堤路棣橫。應交議員一人專督。並正副里社巡鄉長管顧料撥。原前係有修理堤路棣橫。全民照補給款。或均補丁田掊收。如此甚爲煩費。及其屆終。反彼此推諉。致生濫濫。督撥艱難。而堤路不得堅固。茲全民願置公田干畝。借耕每年得利干。充入公櫃。係臨辰承飭修築堤路何段。或專督堤務員擬兩修補棣橫街巷道路何項。則會同座籌估需干。另即派價。並揭示人民週知。何人願鬮徵者。摘取公櫃銀。歷領徵人築。仍須立合同爲憑。其逗雇銀分爲三成。專督員或正副里炤次給發領徵人。仍須督築依如格式。存鄉中道路及棣橫何段缺裂。則副里張巡與社總應即附築修飭。務得十分完固。倘副里張巡鄉長何人不肯會顧修築。會同座擬罰每人五毛。充入公櫃。

☆丁田　凡社內公私田土及神佛祀田三年一次炤從嘉隆簿明著處所繕成一簿。均給全民務得公平。具取晋日及民丁記結。再宜留置公田一區自十五畝以上。傭耕取利、給教師糧俸。至如社內私田何人與買者。兩造宜詳里長記押及丁田主管員署簿。仍買主須納筆紙銀每拾元四毛。其逗銀均爲十成。內成許里長一成。許丁田主議員。仍不得浮收。如此甚爲間自而補收搜稅免至含混。社內田土簿每三年繕修一次。具有耆里田戶記結。存舊簿留在公所備究。存丁簿交丁田主議員及里長詳炤社內男婦老幼立成目錄簿。詳計姓名。具有耆里記結。仍每三年再修一次。每年修丁簿期。宜炤男婦老幼而編著。存舊簿留在會同座以防查究。其公田土留置干欵。列計于後

一置祭祀田干畝。全民鬮價取銀。留入公櫃。逐年辰節祭祀摘取支辦。免其給款。　一置公需公消田干畝。全民鬮價取銀。留于公櫃。全年支消。　一置修築堤路棣橫田干畝。鬮價取銀。留于公櫃。臨辰摘取修補。　一置守寺田干畝。交寺僧每上元節粧衣帽疏牒各款。全民只辦鈴音案盛禮儀而已。　一置學田干畝。摘取花利。以給教師全年糧俸　一置兵田干畝。社內何人投兵。本社摘給二畝。餘者本社鬮價取銀。留入公櫃。倘後如有何人投兵。另取摘給。　一置俵會同座員每員一高。　一置里長筆紙田干畝。全年開報各款。　一置副里筆紙田干畝。張巡干高。長店干高。　一置斯文田干畝。以支春秋二期祭儀。不得摘取公櫃銀。　一置總師及站夫田干畝。本社鬮價取銀。留入公櫃。俟官令飭給。另摘逐約以免均補。　一置築堤夫田干畝。許檢察修補堤條者。合共留置各項田干。存干均給民丁耕作。以供搜稅。至如民丁口分。何人如欲借耕一二張者。買賣人須呈會同發定。以免後來。田兩主之弊。仍會同座不得索擾。

☆侵占　本社公私田已有田仔均給等簿明白。四畔修築各滷一兩尺。鬮後何人移界轉畔。會同座即炤單呈拗度。除者即責還晀主。貴損銀于占人所受。至如破毀公民他廂土阜。炤夯罰銀二元。留入公櫃。若本社如有築路開渠經過何處田分。另炤價還錢。

★替兵給田　凡替兵之事。宜炤丁簿遵依國例遴擇何係強壯性行純謹無有干連何案欵者。擬替倘何名中選者。遴議給許根錢或田土自三畝以下。或給錢自二百五十貫以下。不得過此數。

★祭祀　一大祭如春秋祈福二期。定以一日內清完。不得淹延褻瀆。祭物大中社應宰一牢。小社應宰一猪。存如諸祭日。向俗當該備辦猪粽酒飯。全民食飲。茲大社應摘取銀二十元。小社摘取銀十元。留入公櫃。庶免煩費。至如辰節諸小禮。向例當該備辦禮物。或補民錢。茲應減辦鷄粽芙酒。大社價銀五元。小社價銀三元。禮畢全民受福存當該例。大社應摘取銀十五元。小社摘銀十元。留入公櫃。庶免口腹之弊。至如祈安生化日諸神位。及入夏、中元、嘗新、入席、上下田等禮。向俗全民均補拜祭飲食。當費頗多。茲應釐定這等禮。每禮十三元。仍只辦鷄欵芙酒儀禮當三元。餘十元留入公櫃。惟有一入席例是大例。向俗全民需費頗多。茲應預定一百元。仍只買禮及支費五十元。而全民飲食設戲只一日內而已。存五十元留入公櫃。嗣後凡晏老還民例買神后行褒諸例酒。茲當事人須辦芙酒呈民而已。仍全民應摘取每例酒大富者三十元。小富者二十元。留入公櫃。至如買后銀亦充于公櫃。不得私消。

★犒望　凡社內何人有科目職色文武自從九品以上。或正副總、豪員人。隨辦檳榔一百葉。或乾榔四百口。酒二坪。謁神敬民。再納銀二十元。充入公櫃。具取編來。免作犒例。存如正副里、隊長、伍長與鄉長、社巡、張巡、分收、看守、長店及他鄉職。整辦檳榔一百葉。或乾榔四百口。酒二坪。謁神敬民。再納銀十元。充入公櫃。具取編來。

★望老　社內何人到五十五歲。是年二月初八日辦金銀香燭爆竹並粽一盤。鷄一嘴。乾榔三百口。酒二坪。謁神敬民。與富者納銀五元。貧者納銀二元。充入公櫃。具取編來。至如望老會例辦銀二元。乾榔一百口。酒一坪。納人老會。仍自是年至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歲。每屆節辦芙蓉一百口。謁神。俾民免其犒望。至如社內何人到歲拾受公役。如願買饒買社者。應辦銀六元。充入公櫃。具取編來。若何人不願買者。應拾受雜役及巡防諸事。

★入鄉飲例　凡社內小兒初生者。限一月內。其父母具呈會同應著入鄉飲。錄富者納銀一元。貧者納銀三毛。充入公櫃。不須辦芙蓉浪費。若一月內伊父母不有呈與會同應著簿。應捉券富者二元。貧者六毛。

★行喪事例　孝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向來鄉俗無不首重孝事。但奢靡成風。沿襲相尚。如社內何人有喪親謝世。不推殺牲芙酒謁神謝民。損至二十三十元以上。猶且設筵邀請。杯盤狼藉。當費不可勝計。甚至家力貧薄。勢難週辦。亦强勉干貸。以從慶俗。馬鬣甫封而債臺已高築矣。不得已典雇家土。猶未充還。債主日夜逼呼。而圖以爲子孫福室矣。父母有靈。其能安心於泉壤間乎。此求孝於父母。返不孝於父母也。茲擬凡有孝事者。其送喪例。始從啓定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旨諭既有飭各社抄揭于亭。凜遵。若何不遵。里長另呈上官炤達　旨律擬治。

★改葬　凡社內何人如有改葬。事單修詳與里長押簽。覲窀另遞呈上官請法。如蒙準許。再詳里長方得改葬。若何不遵。捉券一元納充公櫃。或何係盜葬有覺出者。捉券一元五毛。納充公櫃一元。存五毛賞告發者。倘別社人如有寄葬。須呈里長納五元充公。若何不遵而盜葬者。全民摘得者有人覺出。即行放標墓上。以告上官。

☆**位次倣例** 由這欵何社向俗如何聽其自便。凡次位倣例宜照品銜職分次序而坐。敬倣明白。庶免訟端。其上下等與應倣何項。聽隨民俗。

★**耆里公出** 凡里長往來開報諸雜費。經已兪田矣。至如全民公務。或有飭催耆里開報。其費損干摘公銀支消。如向省支每日四毛。向縣支每日二毛。存如社內何人爲非何事上官札催者。里其費損于由這人所受。若不能週辦。全民貢規屬所受。

☆**賣位次** 凡社內如有修補各公所。即如亭寺廟祠。及他公益云云。如修造棣槓、築路、開渠、修補學舍、傳家云云。兄次耆目里役及會同座位。倘有公欵銀摘取支辦。倘欠者其品上官乞賣位次。或屆公田取銀支辦。仍賣位次例須照隨民俗。至如這賣次位得銀干支消下。存干充入公櫃。

☆**禮法倫理** 凡爲人子者須有親義倫理。家庭中致孝於父母。和睦于兄弟。及出門當如何以敬上接下。庶合禮法。若無法者。於途間狂詐妄言。或在市館艇生打罵喧鬧者 初犯捉劵一二毛。若不知悔改。再犯至二次捉劵二元。充入公櫃。倘存故態不悛。犯至第三次。會同座另擇其名于各公所。叙這人無有品行。自後全民不與伊人同坐再呈 上官拿治

☆**聽救號令** 凡社內應救號令已有例定。如何聲鼓三通。在公所要到禮物官員各人各就行禮。若何有往[illegible]者告[illegible]有會合何聲鼓三通。如有上官經過。擊鼓六聲。各官照回。若有公[illegible]擊鼓一通三。倘劫盜火患人命。擊鼓鑼速。要兄次各出督撥丁壯巡夫。遇有盜者於何人有才當場捉獲盜劫。全民賞銀五元。不幸被傷。全民給銀服藥。死者全民給錢卹銀十元。及呈 上官追賞品銜並許伊男子免男役。何人坦避不有赴救。捉劵五毛充入公櫃。至如火患各店充與備[illegible]器具。倘不幸發火。即行[illegible]巡壯另往[illegible]若何店不足救火器具。捉劵五毛充公。

☆**毆打訴訟** 凡社內何人角口爭毆打。經已有總里分解。若弗滿。聽里另呈 上官究治

☆**奸盜賭博濫酒** 凡鄉中人各宜專勤生業。不可放蕩賭博酒酗。以致傾家敗產。再得罪於國家。不可不知戒也。若何係無恥行奸盜劫社人或別社人家園物牛牢及他畜產者。一次全民解呈 上官治罪。再投罰二元。納充公櫃。倘故態不悛。屢犯者。拿獲解呈 上官問擬。全民又捉劵四元。納入公櫃。另端去鄉飲位次。並揭示于各公所。全民不與同坐。至如父兄不能禁戢子弟。其位次應降一等。存如賭博。乃係國家嚴禁。里役張巡鄉長督巡須辰常檢剔。禁戢捕拏。係見何人盜竊酒[illegible]不拘。或何賭局。即許總里或呈 上官。若容縱不有盡力檢剔。或狗私隱匿何人。覺出。或 上官探得。其里役鄉長張巡巡壯。均爲有咎。全民又捉劵每人一元。巡壯五毛。納入公櫃。仍社內耆役會合辰。亦宜曉告。俾小民知所懲戒。

★**柵壘並盜割竹笋** 社內道路門戶。所以使民往來也。若何人於道路竹壘旁構居住。要宜修補謹慎。不得私開徑路。蘆陰行曲徑。必有奸謀。得便通同奸黨往來停住。俾人不能檢剔。自後里役宜報告諸店長。辰常往來檢剔。每月一二次。係見何人割破柵壘。後徑私通。須詳長店禁

戳。並責令修補原舊。若何不遵。其初次捉劵二毛。二次捉劵五毛充公。倘至三次而故意不悛。長店另呈曾同座黜去鄉飲次位。至如何人盜剪竹筍。有獲的人賠。者捉劵五毛。賞捕人二毛。存三毛充入公櫃。

★公衛生　凡社內諸通衢道路。要宜洒掃光潔。池沼溪渠要宜開通以洩汙水淤積。至如飲水井宜深開高砌四畔。不可留叢雜樹。再宜架橋以便拾水。其長店宜通報四近洒掃光潔。若遠民居宜通報店內窮丁輪次洒掃。不得留留汚穢壅塞。何係違此例者。長店呈會同座擬罰每次二毛充入公櫃。倘諸田主削拔道路。擬罰五毛。社內又摘公錢浚。公井。深約二十五尺。周圍高砌。俾得飲食清潔。免生疾病傳染。或何池沼淺狹要宜填塞。免生穢氣。再里長宜詳察社內係見何人攖傳染病症。即如痘核瀉癩等症。須視引向傷家調治。若何不遵。罰銀一元。再呈官擬罰。倘里長隱漏不有覺出。亦應受劵。如得病人。再炤社內人民。向來構作家居。無有行伍。及常侵占公土公路。以致道路不得正直。及多有構家濕狹。致生穢氣充塞。轉生疾病。茲社內係何人創造家居。宜詳里長。炤衛生格式修造高燥。俾得雅觀。若何人違此例。捉劵富者五元。貧者二元。以充公櫃。存如社內諸舊道路。須附藥增廣面濶要五南尺。兩邊栽樹。正直相對。俾得垂陰清涼。至如栽樹一款。會同座責民丁每人各栽一樹。栽濟。交巡丁更守。若何樹枯死。應撥改樹。而栽樹在正臘月間。仍必於正二月之間栽樹爲合。其樹法宜擇高自五南尺以上。仍要原根抱土。始能生樹。初樹辰要宜植竹布圍。以免牛牢毀壞。

★私衛生　凡在世之人。飲食居處清潔。方可壯健長生。茲社內池沼。宜深浚。上架長橋。以便沐浴及灌洗。要得十分淨潔。若社內何家不幸有人攖病。須別發病人一所。委人保養。及淋洗床席衣裙。以石灰塗于垣屋。務得精潔。若何人攖傳染症。即如痘瀉、核癩、而死者。其衣裙床席一皆燒盡、以去虫毒。其主衛生議員。詳察社內何家居處飲食汚穢。即責洒掃清潔。若不聽捉劵二毛充公櫃。存何人牧養牛牢及他六畜不幸死者。即將埋瘞隔民居處五十西尺上。覆石灰。以除穢氣傳染。倘人人遵從這衛生法。必將來無何疾病發生、

★前淫後娶　凡社內男女嫁娶。須行攔街聘禮。若何不遵例。而前淫後娶。係摘得的情。炤劵罰男女拾元。其伊父母各受劵二元。再納攔街並著入嫁娶簿事清。付許團聚。若女嫁別貫人不納攔街。已有子媳。始返回。全民摘得伊父母受劵拾元。責納攔街著入嫁娶簿。付許團娶。倘何人通姦捉獲。即炤劵罰伊等各五元。並伊等父母各三元。充入公櫃。

★施行這改良簿　何辰上官經已閱依這簿。里長親迎所在官韶回爲座主。以重尊體。並通報會同座及民丁齊就亭所。宜讀這簿各條例。俾全民遵知。再逐年元旦日及五月初二日（由興國紀念節）里長又將這簿宜讀。俾全民記憶。凡自宣讀日之後。何人違這條例。其會同座即炤劵例施行。其施行檢察這簿。交由里長。倘有何人違例。而里長徇情不有呈覺。亦即受劵一次二元。二次五元。充入公櫃。至三次會同座呈官究擬。

◉讀明遺民朱舜水供役安南記

（卓）

明徵士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乃浙江餘姚人。明代遺民。義不臣淸。於一千六百五十七年。逃難居於我國之廣南會安舖。因 孝哲辰。欲召用。不應命。遂航往日本。以其道學傳授日本士夫。師事之。傳爲朱子學派。朱氏爲明季之一義士。往返我國兩三次。羈留十餘年。語其辰期。則距今二百六十三年也。

考朱舜水傳。則先生爲明崇禎年間徵士。因明亡。奔播外國。以圖恢復。至丁酉年。（卽千六百五十七年）復往我國。欲迂道由海程赴思明。以應魯王之召。蓋其辰明魯王已避處於舟山也。先生居廣南會安。適遇我 孝哲皇帝。方傳檄境內。選中國識字之人。俾資命使差官。以先生舉原例。凡應舉者。須面試作詩寫字。差臣引先生到該艚營考取。先生不肯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隸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難貴邦。于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遺耄憂焚。作詩無取」該艚遂引先生往謁外營砂。（卽主上屯兵之所）先生進謁。辰又不拜差官以杖書沙上一「拜」字。先生於拜字之上。書一「不」字。然我主上亦寬容賜見。其後我主上又以書示先生。令仕。書內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蓋欲得先生以爲用。而重文之意概可見也。然先生念祖國之淪亡。痛朱明之厄運。不忍許身異國。自求功名。故力辭之。夫我國之招者。亦禮也。先生之辭者。亦情也。然觀日人所著之朱舜水傳。則若責我國此辰之薄待有明文士云者。抑知夫朱氏此辰。因言語不通。杯弓蛇影。且又自負其上國徵士之資格。以驕人。卽如朱氏此後之記載。直以夷之一字目我。則其態度可知。無怪乎感情上不甚接洽也。若夫我國之待遇鄭天賜

等。則非我國有薄待明季逋臣之事。而又寔對於此各逋臣正有容納信用之盛意者也，然讀朱舜水傳。亦可略知順化之文學。自一千六百五十七年。朱舜水南行之日。至一千七百六十年阮居貞、阮登盛諸公出現之辰。纔一百年。而文學之進步。已有霄壤之別矣。

今試即朱氏之安南供役記事一篇。節錄其大概如下。

丁酉年（一六五七年）正月日。朱之瑜復往交趾。於是月二十九日。奉國王檄。檄取識字之人。至次月初三日。一時掩捕如擒寇虜。捕至不言所以。久之差官而試作詩寫字。瑜不作詩。但書「朱之瑜浙江餘姚人。南直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薙髮從虜。逃避貴邦。至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氛未滅。國族難歸。瀆耄憂焚。作詩無取。所供是寔」餘人概不作詩。熠瑜具供。但小異耳。不知何解。初五日。先至旱泥處。差官齊集。傳瑜一人至。各差官俱坐定。不爲禮。瑜竟入上坐。差官云茄主（即言國王）徵諸儒。如何議論。瑜應聲答云。天子方得言徵。大王乃一諸侯王耳。何得言徵。因瑜名帖著爲恩貢士。差官又問曰。貢士與舉人進士孰大。瑜料其意重在進士。先辰有進士至此。亦屈伏爲禮。故迎機逆折之曰。貴國不知科目之義。故云。貢士乃舉人之別名。若貢士便與舉人進士有分別云云。初八日。至外營沙。爲國王屯兵之所。先以書投翁該艚。（該艚者專管唐人及總理船隻事務以該伯爲之）書云。

『之瑜託身貴國。道同庶人。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但未諳相見大王之禮何如。承役而退以不見爲義。所爲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亦義也。此南三國人之所觀聽非細故也。瑜出身自有本末。遠不必言。近日新將大明敕書特召三國之人之所通知。若使僕僕參拜。儻大王明於斯義。必且笑之。瑜爲非人。惜身畏勢而輕褻大王。瑜罪何辭。若突然長揖不拜。雖甚足明大王之大之高。爲　大王習見拜跪之常。未察不拜之是禮。逆見嗔怒。必萬口同吒以和之。之瑜異國孤身。豈不立致奇禍。久聞閣下高明大度。通達國體。曉暢事務。伏乞先爲申明。然後敢見。之瑜此情必無一人敢爲傳達。不得已託之筆札。幸恕奉恕。即日朱之瑜頓首載拜儼餘』

該禮入啓國王。即日命見文武大臣。盡集大門內。侍班肅然。持刀環立數千人。瑜及門不趨。徐徐步入見國王。立致一名帖。帖內上署本年正月。中署「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朱之瑜」。下加「頓首」二字。其時將相文武大臣。通國震怒。謂瑜挾中國之勢。欺淩小國。共啓國王請殺之。然國王終不置之死。且禮遇之。十九日。遂致瑜一書。令瑜仕於其國。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瑜修書復之。其書云。

猥辱元臣。賫領翰札。捧緘面承。一再至三。雖中間字義句語。多係安南國書。與中夏自不同文。然前後詞旨。明白洞然。俱曉。愧之瑜無德無才。豈敢自比爲揚之哲。六出之英。至於康濟阜安之業。堯舜君民之懷。居恆誦習。未見施爲。若夫識時在乎俊傑。多端獎借。無一敢承。竊聞大王超世之姿。動合於道。往年處分諸事。有德有禮。古之賢王。何以過之。近以承命執役來此。旬日灼知中夜求衣。旰日忘食。簡明機務。精勤訓練。於以削平大憝。銘勳復辟。在於指顧間已。若所謂用兵之妙。在乎軍形。古無其詞。或者師心而獨造。愚所未喻。未敢曲意以相狥。夫軍形者。就剩料簡練處含收藏而言耳。是即所謂軍容。而非用之之妙也。用兵之妙。太古以名聲。次之情。次之形。斯下矣。至於形見勢詘。此又其最下者也。即曰形之敵必從之。此正敵不知其所攻。不知其所守。徒因我多方誤。以爲進退。以爲防禦耳。虛虛實實。變化生心。示之以形。非眞有形之可見也。今大王復讎雪恥之師。眞義兵也。正之即爲名。揚之即爲聲。過於衆志。即爲情。彼之百姓。身居塗炭。自應前歌後舞以迎王師。若不自量而來戰。則亦角摧而崩爾。何必料簡軍容。五圍倍攻而後克哉。然其善之善者。則在乎用賢。即舉來諭所云。太公陳平。瑜雖未敢當其任。竊得借以發明其說。太公殷之老也。何以周得之而王。陳平魏之產也。亦嘗事魏與楚矣。何以去楚適漢。魏隨之以亡。可見天生英哲。既錫之以神明邁種之才。必資之以感憤豪壯之氣。何能與隕籜共腐。而流沫同消哉。不北走胡。必南走越矣。幸大王加意周諏。毋使其外資敵國也。以大王天授異才。得賢而輔。內歸白姓。外展故土。則有拱揖指麾而治耳。若瑜既非其人。亦無其志。徒以天禍明室。逼逃貴邦。苟全性命。別無他圖。如曰中華喪亂。遂欲委質於貴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大王不以無禮誅之。而復以此傷義士之志。是猶與於殺之矣。儻異日者。天厭虜德。神孫良翰。憤發敵愾。掃攙搶。靖胡虜。瑜藉大王之靈。遄歸桑梓。獲陪下士之班。當竭其全力。內佐大明。以其餘者。外匡貴國。所爲兩利而俱存者此也。舉貴國攜貳之端。降封之故。昌言於朝。致　聖主明見萬里。使貴國世修藩維。歲貢終王。寧不賢於瑜之竭蹶貴邦哉。詩曰。永以爲好。其斯之謂與。承命嵗答。草率不文。未請國諱。統希原諒。即日朱之瑜頓首再拜。

讀明遺民朱舜水供役安南記

本月二十日。代國王答書。其書云。（按此書朱之瑜代我朝孝哲皇帝起草於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之時。其時正爲黎神尊盛德五年。寄書與誰。書中不明敘。只稱某官云者。姑錄之以備[illegible]）

蓋聞聖哲必因時以建功。賢智貴正名而戡亂。乘機遘會。溉釜同袍。慨我遺家不造。以致遺國多艱。先王之冢子。幽之於別宮。蟊賊之宗盟。寵之以重任。牛骨五具。讀前史而興悲。盆水一盂。豈在今而罔恤。此有志之所切齒。而義士之所撫心也。恭惟某官胸羅今古。掌握風雷。上馬擊賊徒。下馬草露布。文事則雍容犧象。武備則首足萊夷。翼命世之遘才。匡時之俊傑。撫茲社稷邱墟。民人塗炭。僞新之篡竊四世。存陵之舉事幾人。卽或守睢而伏。自當憤發爲雄。乃者審敵觀釁。似聞一舉百全。比得秘函。不禁手額。知某官惓惓爲國。切切勤王。國祚靈長。臣民胥慶。梁冀反周爲唐。汾陽殲安誅史。方之今日。豈讓古人。但何無忌酷似其舅。劉下邳豈非人豪。凡我同盟。咸宜共奮。某勵衆興師。矢公非富。幸舉工之協贊。勵率士而同仇。與子偕行。無敢或後。登壇誓衆。競欲爭先。乘茲敵愾之誠。立奏中興之績。驕彼睡鼾之臥榻。完茲無缺之金甌。某出奇制勝。彼備多則力分。某官內擾外援。敵防此則失彼。虜聚日中。功成指顧。使旂常銘翼輔之勳。乾坤正忠義之氣。列土分茅。錫圭賓卣。光榮增於祖考。福澤流於子孫。豈非大丈夫之偉烈。而奇男子之愉快哉。倥偬軍務。草率裁緘。會晤非遙。晤言有日。

（又節略）蓋忠孝者天下之大節。而篡逆者千古之罪魁。故凡含生負氣之倫。莫不共明斯義。某人者地窟寒微。心懷梟獍。臍荼牧圉。尚不類於汧渭之秦。非怙寵矜功。遂自比於逐戎之叔仲。晉陽興甲。本不爲臣子之美名。而宮城作師。正不忍於君父之幽逼。狐穴城而姑息。城其隳矣。鼠近器而弗投。器可全乎。祖父子孫。世濟其惡。封豨狼貪。日長其殘。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凌遲罔恤。振古所無。使斯民不知三統之義。寔迺殺萬姓之心……

朱之瑜得我孝哲厚遇。舉國官紳皆見敬禮。或以文字疑義質問。如傳內有云。四月初六日。不知是何官職來問古文中義理。索紙筆寫『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修陵』二句問義。又有人來問天根月窟何解云者。三月初三日。主上遣人寫一確字來問。朱氏聊舉堅確的確確論等爲解。遂將堅確爲題。令朱氏作賦。賦曰。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穀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穀榮茂。彼神叢轉輾相假。故云然。）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濁流迅駛）懷萬壑之冷冷。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假。形凄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已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適有白叟。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踞空中。一角直盈。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發雜調。非絲非竹。齒疎淚浥。疑歌疑哭。不足以陶

我神情，適足以搜我愼獨，忽逸興之遄飛，蕩航騖兮相送。飯疏水兮悠期，况流觴而聽肉。身枯槁兮神馳。搴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關奇。書掌布壽。確字誰持，余迺舉說文而解義。攷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語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支節，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反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由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敝闕，固之敝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除，滌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遂同德媲，德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斷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污其白，磨焉磷焉。熟濟其淳。礎礎者其象乎，礎礎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差誤。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磽磽者其質乎，磽磽者保護之而僅完，鑿剝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衡之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仁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眞乎，貞與完而無爲，成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遊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蘊。往來沖沖。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浮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寔。盡亦縣光輝。幾聖神而孳孳。乃所願者辰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大明遺民朱之瑜魯嶼甫賦於交趾國外營沙之旅次。

朱氏在我國展我國人多以天文地理質問朱氏乃寫一紙榜示各人其紙云。

中國之儒大要有二。其一曰學士。多識前言往行。而行宜或有未至。漢詔所謂淹通墳典博學宏辭是也。其一曰賢士。常務修身行己。而文采或有不足。漢詔所謂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是也。二者罕能兼之。有能兼之者。仁義禮智積於中。恭敬溫文發乎外。斯誠國家之至寶。而聖帝明王之上珍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故食祿萬鍾而不爲豐。後車十乘而不爲侈。袞衣黼黻章己不爲華。尙父重父尊己不爲過。何也。道尊德盛。當之而無媿色。君臣之間。德、心歸而喜起。斯得志於辰者之所爲也。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蓋未有貶損以徇人者。近以中國喪亂。天崩地裂。逆虜下當。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之邱文莊公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以遁逃至此。太公伯夷。嘗居東海北海。以待天下。非創也。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斯亦已矣。奈何貴賤諸君來此。或有問相者。問所非宜。終不知爲褻客。夫相士星士。何足比數。四民九流之中。最爲下品。較之德爲之儒。不但天地懸絕。亦且如白黑水火。全全相反。遠人業已至此。貴國輕之褻之。將如足下何。但義所不當出耳。使他人聞之。謂貴國爲絕不知讀書之旨也。况能尊賢敬士乎。即如天文地理。其精者不過技術之士。亦非聖賢大學之

道。治國平天下之經。而貴國讀三國演義封神等記信爲實然勤勤問此。皆猶舍金玉而寶瓦礫。去嘉禾而養莠稗也。亦甚失取舍之義矣。天文非臣子之所得聞。亦非遠人之所敢言。已後幸勿再及。四月初吉大明遺民朱之瑜白。

朱氏於四月二十一日在外沙營辭別我國王。歸會安。其辭別書有云。

恭聞治平之本。學爲先。即使時有戰爭。亦必兼資文武。漢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文。大業中興。獨光近古。魏武帝手嘗橫槊。髀不離鞍。猶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故知講讀之道。乃是君國之經。卿士亦然。豈惟人主。(因國王言武將不必讀書故云然。)呂子明中年涉學。遂取荊州。杜元凱左氏癖。既終平吳國。傅陸精忠。浴日無術。貽後世之譏。萊公駿烈。撐天。讀傳取益州之訓。是則將相良將。咸貴習禮知書。況乎成方挾奸恆陰邑。藉非經術。何以稽疑。任乎作新。自然不變。昨者講求道典。必將養育時髦。於是人文化成。教興俗厚。洵千古賢王之盛業。而萬代流聞之美名也。瑜謂五經三史。七國六朝。尙可從容俟諸異日。或詞旨深奧。或問學淵源。或縱橫捭闔以矜奇。或月露風雲而摛藻。下學上達。近裏攸宜。詳觀目錄諸書。偶見小學一部。發往哲傳心之秘。通初學入德之門。儻是十竹齋所鐫。與涑選所註。最爲善本。洵是國珍。致君親。言言金石。敬身明倫。字字蓍龜。若使立教於國中。必多利益於君上。但列孝經。或乖訓詁。迨夫忠經合刻。蓋是書賈所爲。語不雅馴。義多舛駁。緣是爲融纂輯。原非先聖遺經。然欲立言。必須考行。馬融爲南郡太守。尙且狼藉贓私。其書寘東閣奎章。豈能感發戒敬。固宜斥絕。勿穢文林。無限依依。數言代別。即日之瑜頓首再拜。

試觀朱氏之供役記。則知我國斯辰之順廣一境。方在開拓之始。文化尙少。故　列聖常借中國文學諸儒以開化此一境之人民。觀如此後之收容鄭天賜吳士璘等。便可見矣。夫我國內屬於漢於隋於唐凡幾百年。然彼中國政府開化我民之功業。於史册上最爲罕見。內屬辰期。曾不聞中國對我民有立學堂定教法之行爲者。寥寥自漢至唐之一長辰間。只見史載士王以詩書教我國一事。其餘則皆我國人自覺其學問之道已耳。開科立學。亦須等到李朝我國人自主其國之辰代。然後有此等事業。然則余甚不解中國之所謂教導我南人。開化我南人者。何在乎。嗟乎。彼朝廷之對我國者。特不過今日刺史我。明日都護我。今日索馴象。明日要金人已耳。所謂教導開化於何有。然我國人求學之心。何等勤摯。或遠地而遊學。或延彼之遺臣而師事之。被其抑辱而修進不怠受

其侮慢而毫不介意。卒之陳黎而後。我國文學亦足與中國文學相頡頏。嗟乎。內屬於中國之辰代經六七百年。而其學問者如彼。自主之辰代亦經六七百年。而其學問者如此。况自朱之瑜流落我國。辰順廣之文學如彼其黑暗。及繼此六七十年。阮居貞阮登盛進用之時。順廣之文學如此其光明。又繼此而至於明命紹治嗣德年間。纔相距百年。而順廣之文學大有紅日當天之景象。由是足知我民族進化之程度。何嘗遲鈍。而凡自求其學問自謀其修進者。其成效必較速於他人之代爲我謀也。余於讀朱氏傳而漫及之。

◉列國採風記 并序

〔楚狂〕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籍居其地。乃不能略舉其概。中國日本暹羅朝鮮南洋羣島。記者平生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所緒談者亦云多矣。蓋嘗碌碌風塵。東居北旅。大邑名都。人情風俗。凡有所觸。必筆而誌之。小册名曰列國採風記。雖東鱗西爪。未暇類列。然紀其寔而撮其要。想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本書凡數十萬言每國別爲一誌旁及地理歷史政治以資參攷。）

◉日本採風誌

日本之地理—日本在我國之東北。當太平洋之西北隅。四面皆海。與外國船舶交通甚便。其國多島嶼。大小約五百有餘。平原甚少。地勢或高或低。間以丘陵溪壑。山林樹木亦甚稀。唯水清山高。風景絕佳。山則富士山(Fujiyama)。水則琵琶湖(Biwako)。乃其最有名者。其本部分爲本州(Honshu)。四國(Shikoku)。九州(Kyushu)。三大島。世所稱扶桑三島是也。有三大都市。即東京(Tokyo)。[illegible]

大坂。(Osaka)有四大商埠。卽橫濱(Yokoyama)神戶(Kobe)門司(Moji)長崎(Nagasaki)。近世又領有北海道台灣千島琉球樺太島及朝鮮全部。遂龐然爲東亞一大國。

日本之人種及國民性—人種係倭民族與馬來種蒙古種之混化也。身體狀貌與亞洲各國人無異。唯倭而肥。面色淡黃。眼光遲鈍。乃其特徵也。國民性沉靜陰險。內剛外柔。喜尙武。負氣而褊急。少有不如意。卽自殺。視死爲甚閑事。女子性情溫和。言語丁寧。舉動妖嬌可愛。與人交際。嫣然微笑。時表歡迎之意。頗勤儉。善理家事。男女均富研究性。故所至之處。土俗人情。無不了了者。此其最長處也。

●日本之歷史

距今二千五百八十年前。有神武天皇。(Jinmutenno)(元前六六〇年)者。東征平賊。奠都於大和之橿原。世稱爲大和國(Yamatokuni)、自此遂儼然成一帝國。萬世一系之皇統。連綿以至於今大正天皇(Taishotenno)凡歷一百二十二代。從神武天皇至第九代。凡五百六十餘年間。天下平靜。第十代(元前九十七年)崇神天皇(Sujintenno)大勸農業。修政事。第十二代(元前七一年)景行天皇(Keikotenno)之時。九州之熊襲及東國之夷叛。日本武尊(Yamatotakerunomikoto)受勅平之。第十四代(西曆百九二年)仲哀天皇(Chuaitenno)時。熊襲又叛。帝親征。崩於九州。其後神功皇后(Jingukogô)渡海征服朝鮮。熊襲亦平。第十五代應神天皇(Ojintenno)時(西曆二七〇年)有百濟國博士王仁(Wanibakashi)來傳書籍。日本於是始有文字。繼而織物工鍛工醫學曆法等。亦傳來。由是文藝大興。歷一百三十年。至第二十九代欽明天皇(Kinmeitenno)時、(西曆五四〇年)佛法始傳來。時大臣蘇我氏(Sogashi)信之。物部氏(Monobeshi)擯之。久相爭執。及物部氏亡。蘇我氏一人擅弄威福。至蘇我入鹿(Soganoikaru)專橫益甚。中大兄皇子

(Nakanoöenoöji)與藤原鎌足(Fujiharanokamatari)謀而殺之。皇子中大兄即位是爲天智天皇(Tenchitenno)(西曆六六八年)。天皇盛興學校修政治國運大昌。第四十三代(西曆七〇八年)元明天皇(Genmeitenno)遷都於大和之奈良。凡七代七十餘年間文學美術一時勃興。學者輩出佛教亦盛。世稱爲奈良時代(Narajidai)。第五十代(西曆七八二年)桓武天皇(Kwanmutenno)又遷都於西京(Saikyo)即京都(Kyoto)。(自此至明治初年凡一千餘年建都於此。)至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Seiwatenno)時(西曆八五九年)藤原良房(Fujiharanoyoshifusa)爲攝政。藤原氏勢力漸盛。宇多天皇(Udatenno)(西曆八八八年)欲抑之。舉用菅原道眞(Sugaharanomichizane)及醍醐天皇(Daigotenno)時(西曆八九八年)道眞被斥。藤原氏勢愈盛。歷百四十年後三條天皇(Gosanjiotenno)即位(西曆一〇六九年)抑藤原氏。重用源氏(Kenji)平氏(Heishi)等武家。藤原氏失勢。至白河天皇(Shirakawa)時(西曆一〇七三年)源平二氏勢力強大。遂起保元平治之亂。源氏敗。平氏專政。平清盛(Tahiranokyomori)極肆橫。既而源賴朝(Minamotonoyoritomo)起兵於伊豆。遣其二弟範朝(Noriyori)義經(Yoshitsune)討平氏。遂滅之。賴朝乃開幕府於鎌倉。握天下政權。自此以後凡二百年間。世稱爲鎌倉時代(Kamakurajidai)。源氏三世而絕。北條氏(Hojioshi)執政。其第六世時宗(Tokimune)之時。元兵入寇。時宗敗之。又歷二世至高時(Takatoki)。楠木正成(Kusunokimasashige)奉敕討平之。北條氏遂亡。既而足利尊氏叛。朝廷分爲南北。謂之南北朝。後五十餘年南北又合爲一。政權歸足利氏(Ashikagashi)。凡十三代。足利氏之末天下大亂。諸國勇將戰爭不絕。及百餘年。足利氏亡。織田信長(Odanobunaga)代之。信長被弑。豐臣秀吉(Toyotomihiteyoshi)代之。天下略平。秀吉用餘力征伐朝鮮。中途而死。德川家康(Tokugawaiyasu)代執政權。開幕府於江戶(Edo)。於是天

下太平。約及三百年。德川氏之末。美國使節水師提督阪理率兵艦來浦賀。求通商。諸國之士。羣唱尊王攘夷之說。天下騷然。時將軍德川慶喜 (Tokugawayo Shibira) 遂以大政奉還朝廷。明治天皇親政。(西曆一八六九年) 謂之王政維新。維新後。乃廣交外國。採用西洋之學問藝術。修政治。開學校。張武備。國大富強。明治初年。遷都於江戶。稱爲東京。二十二年。宣布憲法。用立憲君主政體。二十七年。與清國戰大勝。三十七年。與俄國戰復大勝。遂合併朝鮮。在位四十四年。今皇大正嗣位。(西一九一二年) 因歐洲戰役。占領青島及南洋德領羣島。

按環地球而居者。國以百數十計。有國卽有民。有民卽有君。然類皆興亡迭承。國祚變易。固未有傳世百二十三代。歷年二千五百餘年。一姓相承。而統緒弗墜。如日本者。溯自神武肇基。洎今皇嗣位。賢主令辟。史不絕書。雖其間有女帝乘權。歷世十一。覬覦僭竊。不謂無人。然卒未有挈神器而移之外家。傳之嬖寵。如我李朝之女君者。七廟不驚。廟社如故。不謂奇歟。將軍擅權。此起彼仆。至有進陪臣而執國命。起奴僕而稱人主。如我國之莫鄭者。不乏其人。當時之君。如周之東。僅擁虛位。甚至供億匱乏。賣字度日。求爲編戶細民而不可得。然歷年七百。卒無人敢犯不韙而干大命者。太阿下移。玉步未改。斯又奇矣。霸政久竊。民心積厭。外務紛乘。內訌交作。於是二三豪傑。乘時而起。覆幕尊王。舉諸侯封建之權。拱手而歸之國君。卒以成王政復古之功。國家維新之治。噫歟盛哉。宜乎日本人以萬世一系之皇統自豪也。

日本之言語文字 — 日本古時文字。茫不可攷。及應神天皇十五年。(西厤紀元前白八十四年二) 徵博士王仁於百濟國。(卽今朝鮮) 王仁齎論語及千字文來。天皇使教太子。因言語殊異。甫學文字。各指寔物以教之。後又有百濟博士段揚爾漢安茂等接踵而至。傳授百餘年。於是日本始能作文字。至推古天皇時代。遣

使於隋唐。表奏章疏。詞語皆工。然語言文字。不相比附。故僅行於官府。而民間不便也。天武天皇之世。嘗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蓋佛教盛行。其徒借梵語以記國音。創爲新體。然以不便遂廢。其後遣唐學生(卽留學生)吉備眞備。取漢文之伊。呂。波。仁。保。邊。止。知。利。奴。留。遠。和。加。與。多。禮。曾。津。稱。奈。良。武。宇。乃。井。於。久。也。末。計。不。己。江。天。阿。左。幾。由。女。美。之。惠。比。毛。世。寸。四十七字。創作片假名 Katagana 名卽字也。蓋取字之偏旁。以假其音。故謂之片假名。片之爲言偏也。其後有僧名空海。又就草書作平假名(Hiragana)卽今之伊呂波文(草字文體)是也。其字全本於草書。以假其音。故謂之平假名。平之爲言全也。自假名既作。於是有漢字雜假名以成其文者。有專用假名以成文者。其用漢字之例有二。一則用其音而不取其義。一則取其義而不用其音。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賈。通行之文也。日本中古時所著國史。概用漢文。唯詔策祝詞之類。間借漢文讀以土音。以爲助語。又旁註於句下。自假名作。則漢字與假名大小相間而成文。蓋文字所以代言語。日本語音少。而其詞繁。其助詞多。(日本土音只有四十七叉不出支微歌麻四韻。音皆無義。必聯屬三四音或五六音而後成義。如『我』之一字讀爲(Watakushi)是有四音。『你』之一字讀爲(Anata)是有三音。日本語言。全國皆同。而有上流語下等語之別。市井商賈之言。樂於簡易。厭其言之長。每損節其詞以爲便。而其語絕無倫緒。多有不可曉。故士大夫斥爲鄙俗。上流語長而助詞多。一言一句必有轉音。必有餘詞。一語之助詞有多至十數字者。)其爲語皆先物而後事。先寔而後虛。如讀書則曰書讀。愛國曰國愛。皆於漢文不相比附。不過強襲漢文而用之耳。夫名物象數。用其義而不用其音。猶可以通。至若語氣文字。爲收發轉變之用。而循用漢文。反有詰曲聱牙之病。故有假名。而漢文乃適於用。勢也。頗自傳漢籍。通人學士。喜用經籍。於是有漢音吳音。尊崇佛教。兼習佛語。地近遼疆。並雜遼語。日本語因之愈變而愈多。頗漢文中仁義道德等語。類皆日語之所無。故專用假名。則辭不能達。用假名而不得不雜用漢文。亦勢也。唯漢字傳習既久。有謬傳而失其義者。有沿襲而踵其非者。於是併

儳參錯。遂成一種文字、謂之和文。自創此文體習而稱便。於是更移其法於讀書。於漢文書籍概加以和訓。於虛字則註和名。於實字則塡和語。其所刊行諸漢文書籍、旁註一二三及上中下等字。乃倒讀逆讀之次序也。至如專用假名以成文者、市井細民閭巷婦女通用之文也。日本古時歌謠。不過口耳相傳、自漢籍東來。乃借漢字之音塡其國語。如古萬葉集所載和歌、悉用漢字塡之。遂開後來用音不用義之法。顧漢文繁雜用之甚難。自假名行世。音不過四十七字。點畫又極簡易。而其用遂廣。蓋甚便也、故日本土音不出此四十七音、一音一字、固無其義。然以數字聯屬而成語。則一切方言統攝於是。而義自在其中。蓋語言文字合而爲一。絕無隔閡。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廣也。

●日本之文學　漢學　西學

漢學ー日本之習漢學、蓋自應神時始。時阿直岐自百濟來、帝使教太子以經典。十五年又徵博士王仁、仁始齎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而來。至繼體七年、百濟又遣五經博士段楊爾、十年又遣漢安茂。於是始傳五經。然漢籍初來時。僅令王子大臣受學。及通使隋唐、教化益隆。逮夫大寶、益崇斯文。自京師至於邦國、莫不有學。其教之之書、有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傳等七經。而孝經論語。則令學者兼習。此外有算學。有書學。有律學、有音學（即習漢音者）有天文陰陽曆醫等學。其養之之法。於大學置勸學田數百町以資費用、其取之之法、有秀才明經進士等、朝廷之上。自帝王以至公卿。皆喜爲詩文。以相提倡。文武帝嘗謁學行釋奠禮、清和帝又詔修釋奠式於五畿七道。以示尊崇聖教之意。所有典章制度一倣唐制、而遣唐學生所得學術、歸輒以教人。故人材蔚起。延喜天曆之間。彬彬稱極盛焉。王綱解紐。學校漸廢、及保元以降區宇雲擾、士大夫皆從事金革、源平迭起。

互爭雄霸。一切以武斷爲治。無暇及於文字。唯足利氏嘗建一校。彙藏古書。至今遺址尚存。此時維僧儒略習文字。國家有典章詞令。皆命僧徒充其役。斯文一綫之傳。僅賴浮屠氏。得不墜地者。三百餘年。迨德川氏興。投戈講藝。專欲以詩書之澤。銷金革之氣。於是崇儒重道。首拔林忠於布衣。命之起朝儀定律令。俾世司學事。爲國祭酒。及其孫信篤。遂變僧服種髮。稱大學頭。而儒教日尊。幕府既崇儒學。首建先聖祠於江戶松住町。德川常憲。親手自書大成殿字於上。鳥革翬飛。輪奐俱美。諸藩聞風倣效。各建學校。由是人知儒術之貴。爭自濯磨。文治之隆。遠越前古。有藤原肅。始爲程朱學師其說者凡百五十人。尤著者曰林信勝。林春勝。林信篤。林衡。木下貞幹。新井君美。室直清。柴野邦彥那波觚山。崎嘉。淺見安正。德川光國。安積覺。貝原篤信。中井積善。佐藤坦。尾藤孝肇。古賀樸。古賀煜。賴襄。爲王陽明之學者凡六人。中江原爲之首。其徒之善者曰熊澤伯繼。又有伊藤維楨。不甚喜宋儒而講學自樹一幟。其徒七十人。尤者曰伊藤長允。物茂卿。又有古學家專治漢唐註疏。共六十人。其尤者曰細井德氏。

〔未完〕

◎漢字新名辭考

阮伯卓

本考乃參酌中日各國現時所用之新名辭。以便考究。及期有裨益於今後之學習漢文並借漢文以爲國文之用者。仍一初伸手隨編有見卽錄。未能分畫列序。並我國漢學家向來已慣用之名辭。間亦從略。姑俟考究完結。另從次序彙成冊。附以國文及法文。別印爲漢越辭源一部。茲屬初草。僅遞期登報。備考海內閱者列位。有何條異議。幸賜書訂正爲感。（賜書宜題河內南風漢文主筆阮伯卓啓）

十

一元論 哲學之一派。謂宇宙現象之本體。惟一不二。又謂立一元原諦。以演釋一切。即與多元論相對言者。

一神教 尊教之信奉一神者。如天主教。猶太教。回教之類。

一般法 法律名詞。或稱普通法。對特別法而言。此二者之區別。其標準不一。有以地爲標準。稱行於服從主權之全國內者曰一般法。稱單行於某地地方者曰特別法。又有以人爲標準。稱適用於一般之人者曰一般法。稱適用於特種之人者曰特別法。又以其事項之範圍爲標準。稱關於一切事項者曰一般法。稱祗關於某事項者曰特別法。

一覽表 政治上通用之名辭。即列成簡明之表式。一覽可知者也。

一覽拂 拂者付也。日本稱期票之見票即付者爲一覽拂。即收票者一覽其票。立即付欵之謂。若吾人用之。當謂之爲「一覽付」爲適宜。

一化性 外國養蠶不僅限於春季。春季之蠶孵化。僅有一次之孵化性質。故春蠶曰一化性。

一週間 即一禮拜之謂。西例以七日爲一禮拜。即禮拜一、二、三、四、五、六、七、等日。日本則倣效西法。以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歷此七曜爲一週間。或謂之爲一星期。

一分判決 審判官對於訟案之一部分已審判終結者。曰一分判決。如求償金錢與物品之訴訟。審判官先判定令償金錢之類是。

一妻多夫 一婦同辰可嫁多夫也。西藏及印度之納亞族(Famille du Nair)因婦女稀少之故。有此俗。

一元方程式 算學名詞。代數學之方程式。其中祗含一個未知元者也。若含有兩個未知元。則謂之爲二元方程式。含多個未知元。則謂之爲多元方程式。如 $3+x=9$ 爲一元方程式。$x+y=x-y+8$ 爲二元方程式。$2x+3y=z+7$ 爲多元方程式。

(未完)

中國政局

西南自內訌後。總裁星散。議員流離。其擁虛位者。唯岑春萱陸榮廷諸人。內政外交。已形辣手。所謂軍政府者。已無形消滅矣。雖然自軍政府對北方而論。雖無影響。然自桂系對粵而論。則大成功。蓋兩粵權利。盡操之於桂人之手者也。岑陸及廣東都督莫榮新。謀盡除粵人勢力。以固地盤。而所最引爲後患者。惟陳炯明。蓋陳氏擁有五十餘營粵軍。又與孫伍兩唐密通聲氣。不早預爲之謀。則何啻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於是始有攻陳之議。陳氏勢孤。乃用先發制人之策。舉兵回粵。順自治之潮流。高唱粵人治粵之聲。且大攻桂系之罪。粵人素抱仇桂之念。故所至勢如破竹。一舉而下潮仙再

舉而恢復惠州。而駐粵李魏諸粵軍。又宣布獨立。與莫榮新爲難。故不數月間。卒能摧陷郭清。收復廣東於桂人之手。軍政府內訌後之桂粵交爭。遂於此告一段落矣。然岑氏莫氏於危急逃亡之際。通電北方取消自主。以冀得北方之援助。而孫伍兩唐本與陳氏相通。方謀組織第二次軍政府。以與北方對峙。故一辰北方統一之虛聲。與南方軍政府之新響。交鼓於世人之耳。彼此均積極進行。以求達其目的。未知如何了結也。又自北京方面而論。則直皖交鬨後。一勝一敗。繼又生奉直之暗潮。岌岌有朝不保夕之概。而交民巷日領事舘所保護之皖派九罪魁。其首領徐樹錚。已於十一月十四夜脫險。日領事通告於北京外交部。一時閣員聞之。皆手足失措。蓋徐氏係皖派最重要人物。雖已失敗。而其潛勢力固無時不咄咄迫人。此次脫險。正如猛虎出柙。其咆哮之勢。頃刻即有影響。天下從此多事矣。

◉辰談 國內之部

▲**東法全權龍大人因公回法** — 西曆十一月十五日。龍全權大人。於東法政府會議事清之後。因公遄返法國。以商議各個要政。聞大人此行。乃爲東法謀經濟前途之發展。必須與屬地部一回面商。此行約來年三四月間。可以駕返東法。吾儕國民。皆引領翹望大人此行早有結果。俾我東法人民。得賴大人所經劃布置之力。而經濟前途。或有改觀乎。

▲**東法權全權大人黎哥連** (Le Gallen) **公赴涖** — 此次龍公暫離東法。副全權蒙大人亦先期返國。故東法全權之職。由南圻總督黎哥連公權代。其副全權之缺。則由政治[illegible]署

邦R.Robin公權代。露邦公已於十一月中旬就副全權之職。權全權黎哥連大人。則因龍公歸途往西貢行交代。黎公就職。即往河內全權府視事。本月下旬。黎公由西貢搭船北上。順道泊沱灢。赴順化晉謁我　皇上。繼由沱汎往海防。於西曆十二月初一日。已安抵河內全權府云。

◉大法國共和成立之五十年紀念並戰勝紀念

十一月十一日。即為大法國共和成立後屆半百辰期之紀念日。亦即歐洲大戰。法國以公理人道戰勝其強權暴行之。德國之紀念日也。東法一境。各都會地如順京河內西貢等處。以及各城鎮各埠頭。一時大開慶會。燃燈結綵懸旗鳴砲以誌昇平之樂。於休哉大法長治久安之業。東法亦預分榮矣。

▲河內第三屆市會開市

—聞來月（西曆十二月）初五日。河內市會開第三次市場。現東法各地。已陸續派人各以土產於市場陳列發售。且聞西貢遊歷團。亦已於十二月日初旬抵達海防。不日亦臨市會。考察北圻工商技藝發達之光景。此遊歷團。均是南圻政界報界商界農界之著名人物。自河內有市會。而南北人士連絡之感情。日以親睦。雖然連絡之後。必期見於寔行。以為我國經濟之途。共謀發展。非徒相聚會相讌飲。如舊辰各村社之開席。聚集各社人民以行樂也。如今日南北連絡之義。亦極望對於我社會。有何等發展。庶無負我國民所希望。三年以來。南北交通之介使。不絕於道路矣。工商何以興辦。生計何以發展。寄語呼號南北連絡之主義者。其念及此乎。若謂其多一番連絡。則僅多一番讌會而已。此非吾儕國民之所敢聞也。